

封面设计：伯 劳

美国歌谣选

Meiguo Geyao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7,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3}{16}$ 插页 2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书号 10208·202

定价 1.10 元

前 言

美国现存歌谣六万余首是美国民间文学的一个宝库，其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美国人民卓越的革命传统、广阔的生活场景、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豪爽幽默的风趣，并且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值得我们评介和鉴赏。

美国歌谣在历史上已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最早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的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歌谣，大部分是古代氏族人民的口头传唱，到近代才记录为文字，以与神话仪式相结合为其特点。十七世纪初，英国移民随身带去的英国旧歌谣，既有描写贵族生活的中古歌谣，也有抒写普通人民生活的近代作品。收在英国著名歌谣学家詹姆士·恰尔德所编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间歌谣集》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有八十多篇曾经传入美国。现存最早的美国白人歌谣《奥威尔之战》描绘的是1725年5月8日殖民者在缅因州镇压印第安人的战役。

1619年第一批中西非洲黑人被贩运到美国以后，西非的歌舞音乐和英国的歌谣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以“圣歌”和

“布鲁斯”为特色的黑人歌谣。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黑人歌谣已成为美国歌谣中富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八世纪末叶的独立战争促进了美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推动了进步歌谣的发展。1765年英国政府一颁布印花税法，反英歌谣就出现了，后来剧增到千首以上。当时根据英军歌谣改编的《扬基笨蛋》标志着美国白人歌谣的“独立革命”，开拓了不再依傍英国旧歌谣的新局面。内战期间，南北双方都以歌谣作为宣传武器，形成了又一个歌谣创作的高潮，传唱的主要是要求解放的黑人歌谣和英勇作战的北军的兵士歌谣。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大举向西拓殖，实行农业资本主义化，向西部迁徙的大批农牧民，创作了大量的农牧民歌谣，诉说他们的疾苦和希望，这部分作品通称为“西部之声”，主要是农牧民的歌声。

迁往美国的最早的移民中，有的是手工业工人，他们一到达新大陆，自然也就从事歌谣的创作。十八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工人歌谣继续发展。但早期的美国工人运动，局限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工人歌谣所反映的也只是民主权利的要求，例如缩短工时和享受选举权等。只有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现代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高涨以后，工人歌谣才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开辟了美国歌谣的新时代。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歌谣已有三次较大的发展。1900—20年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所领导的战斗的工人运

动产生了大批优秀的革命歌谣。1925年美国电台开始广播民歌,维克多唱片公司灌制歌谣唱片一百万张以上,这标志着歌谣的影响扩大并开始走上商业化的道路。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激起了广泛的人民运动,出现了大量进步的政治歌曲。人们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高唱反对资本家和希特勒、支持工人罢工的歌谣,形成本世纪美国歌谣创作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开始收集各地歌谣,民歌学者开始重视对曲调的研究。第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的工人、黑人和学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反对种族歧视、法律迫害、经济剥削和对外侵略的民主运动,进步歌谣又随之兴起,以学院为集中演唱之地。1945年出版的《人民歌声》就刊载过二万五千首作品。

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歌谣的发展遇到了两个很不利的因素。一是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二是商业公司的腐蚀。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0年6月22日提出长达二百一十三页的黑名单,对一百五十一名进步作家和民歌作者进行政治迫害,使得许多歌手失去工作和演唱的机会,严重地阻碍了进步歌谣的发展。另一方面,追求利润的商业公司,拉拢歌谣作者和演唱家,诱使他们创作和演唱配以爵士乐和摇摆舞的、专门迎合市民趣味的作品,这个影响的腐蚀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当然,与此同时,仍有一些有觉悟的作者在坚持创作有现实意义的歌谣。但整个看来,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歌谣的发展,在流行歌曲和舞蹈的挤迫下,在商业化的影

响下，已呈衰退之势，前途如何虽然未可预卜，却如奥斯卡·布兰德在《歌谣贩子》(1967)一书中所说，“是阴云密布的”。

从美国歌谣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很自然地分成各有特色的五个部分：印第安人歌谣，黑人歌谣，兵士歌谣，农民歌谣和工人歌谣。它的丰富多采也正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产物，而是处境不同的民族和人民的创作。

二

从时间上来说，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歌谣出现最早。大约在一万至二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原属蒙古种族的印第安人从亚洲东北部渡过白令海峡或阿留申群岛来到美洲定居。“印第安人”这个称呼原是历史上一个误会。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误以为那就是印度，因此称美洲土著为印第安人(Indios)，即印度的居民。这个误称一直沿用至今。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印第安人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实行原始公社制度，没有什么奴役和剥削。

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揭开了印第安人民不断进行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的篇章。在印第安人歌谣里面，反抗和革命的主题相当突出。在1890—92年间席卷美国东西部的神舞运动中产生的“神舞曲”以先知预言的形式，宣告旋风——革命暴力——已经到来，它以地动山摇的艺术形象，揭示了旧世界必然灭亡，新世界就要诞生的前

景。这里我们看到印第安人歌谣的一个特色：神话与革命，幻想与现实的结合。这首组歌形式上虽然披着宣传宗教教义的外衣，实质上却饱含着革命的激情，不少部落在它的鼓舞下参加了起义。

印第安人有几部留传至今的著名长篇颂诗(仪式歌)也表现出幻想与现实结合的特色，采用的是各部落联唱或组歌的形式。坡尼族的《海科》是一部包含二十组总共二百多支歌谣的巨著，是一部宏伟的、有歌有舞的求神仪式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中得到启发，增长智慧。例如，以耕作为业的坡尼人看到北斗七星的星移斗转，显示了团结协作的精神，就使他们增强了人民必须团结一致的信念(见《北斗颂》)。他们对自然美的欣赏和描绘，既富有想象的魅力，又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与一般的泛泛歌颂是很不相同的。

印第安人的劳作歌谣十分出色，同样和求神的仪式相结合，表现出神话与实用，幻想与现实，歌舞仪式与生产劳动的密切联系。奥萨奇人的《种谷歌》采用一面播种，一面吟唱的方式，叙述玉米从下种，出芽，成熟，收割到下锅的全过程，具有自然质朴的情趣。帕布罗人的《天空织机歌》是一支求雨歌，它把天空比作织机，把雨水比作天空织出的光辉的衣衫，以黎明的白光作经线，黄昏的红霞作纬线，以雨丝作流苏，横列的彩虹作镶边，十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又来自对自然现象的具体观察，具有实用的价值。奥萨奇人还创作了一系列系的狩猎歌。其中一首叫做《捕猎野牛者

的奋起》把猎人比作野牛本身，以野牛的动作姿态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威力，表现出氏族人民在艺术想象中不区分主体与客体的特点，读来颇觉新颖。印第安人的情歌也以情致质朴，比喻新奇见胜，《不是神来不是鸟》写出了青年人奔放的热情。

印第安人歌谣是与集体歌舞分不开的，因此在艺术方法上，除了想象奇幻、色彩明丽之外，还有循环反复，回响不已的特点，有的歌词可以重复几十次，这在其它歌谣中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由于神话毕竟只是现实关系的幻想的、非科学的反映，它必然有自己的局限。印第安人的神话体系把一切都说是神明支配的。在什么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问题上，它以神明代替人民，以神的力量代替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是一种唯心史观，它宣扬了对神明和先知的盲目崇拜，表现出宿命论思想。与此相联系，神话体系往往给印第安人歌谣罩上一层迷雾，不懂得他们的信仰和风习的人不易理解某些作品，有些形象和比喻近于想入非非；大量歌词的过分重复对习于默读的现代人说来，也不免有些累赘。

三

美国二千多万黑人的遭遇和印第安人一样悲惨。1619年起，西方殖民者用威胁加欺骗的手段把大批非洲黑人贩

运到美国，当作“活的货物”拍卖给南方种植园的奴隶主。他们在种植园充当终身奴隶，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却所得无几；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许自由活动，甚至在工余的夜间也不准探亲访友，违者被处以车裂的酷刑。如果黑人企图逃亡，轻则砍去双手，重则处以绞刑。美国法律竟然规定奴隶主杀戮黑人，不算犯罪，不予追究。对黑人的掠夺使西方殖民者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面对惨绝人寰的迫害，广大黑人奋起斗争。据黑人史家赫勃特·阿普西克统计，从英殖民者踏上北美土地至1864年名义上废除黑奴制止，黑人起义不下二百五十次之多。

由于黑人经常处于奴隶主的严密监视之下，也由于他们被迫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往往通过“圣歌”的形式，借《圣经》中的故事传说来表达，以免招来迫害。这样创作出来的圣歌，就在宗教的外衣下具有革命的内容。《你有权》这支歌就借用了《旧约·创世记》中关于伊甸园里植有生命树的传说，表明“咱们都有权，攀登生命树”，反对奴隶主任意剥夺黑人的生存权利。我国读者早已熟悉的《深深的河》这支出名的圣歌，是借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渡过约旦河获得自由的故事来表达黑人争取解放的要求的。

圣歌起源于十七世纪末，本是黑人在秘密集会时吟唱的，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十九世纪著名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到美国访问时，深为圣歌所感动。他在1892年秋天写

道：“在美国黑人乐曲中我发现了我为建立一个伟大崇高的音乐学派所需要的一切。”《自新大陆》交响乐里面就有圣歌的回响。

内战前后，黑人为获得自由的希望所鼓动，纷纷向北方逃亡，大批优秀歌谣产生于这个时期。废奴主义者不顾军警的严密监视，于 1838 年组织了一个支持黑人逃亡的全国性团体——地下铁道协会，深入南方腹地，发动并接引黑人外逃。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期间，它曾帮助了四万名黑人逃往加拿大。《跟着饮水瓢儿走》是地下铁道工作者的一支出名的歌谣，歌中指出了逃亡的时间和途径，指点黑人以北斗星——饮水瓢儿——为指针，渡过大小两河，即可进入北方。据说这本是一个反对蓄奴制的水手“独腿阿乔”在南方进行鼓动宣传的歌曲，在当时起过重大作用。《成千上万人走了》这支圣歌是如此富有鼓动力量，以致引起大批黑人逃亡，甚至激发了起义。

黑人歌谣中揭露种族歧视、司法迫害和社会不平的作品为数不少。《斯科茨博罗》和《屈兰顿的浮标钟》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控诉对黑人的法律陷害的。《不平鸣》诉说了从生活待遇到就业机会有种种不平现象，有时虽短短数行，却颇能道出此中真相。《山姆叔叔讲》是黑人士兵对军中种族歧视的抗议。

内战以后，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第一次获得个人单独活动或在小块土地上和家里人一起劳动的机会。这时，在集体劳动时唱的、以呼喊为主的劳作歌谣就不再适用了。“布

鲁斯”——黑人歌谣中的又一独创形式——就起而代之。它抒发黑人的痛苦和哀愁，与集体吟唱的圣歌相比，它具有个人悲歌的性质。早期的布鲁斯以三行为一段，每行四拍，有固定的结构：前两行是叙事或询问，词句往往完全相同，第三行则是答复或评论，如：

一早我醒来，床头有雨水，
一早我醒来，床头有雨水；
主啊，屋漏了，水落头上来。

1914年以来，大批黑人进入城市做工，出现了不受上述形式限制的现代布鲁斯，主要反映城市社会中黑人的疾苦。产生于1920—50年间的二百七十首布鲁斯中一半以上是诉说社会不平的。本书所选的《资产阶级布鲁斯》是哀叹华盛顿市的黑人无房可住之苦的。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使大批黑人失业，长于表达哀情的布鲁斯更盛极一时。第二次大战后，布鲁斯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日益走上和爵士乐、摇摆舞相结合的道路，呈现出蜕化的趋势。

黑人歌谣的一个明显弱点是对于天主表现了强烈的依赖思想。这是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后果。从历史上看，非洲黑人本来有自己的多神教信仰，被贩运到北美以后，种植园奴隶主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信仰，以免引起对故土的思恋。最初由于担心原始基督教中某些积极因素（如古代以色列人民对罗马统治的不满）可能导致黑人的反抗，美国奴隶主也并不允许黑人信奉基督教。但黑人的信仰出

现真空对统治者说来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奴隶主们后来就利用基督教让人忍受现世痛苦，寄希望于天国的说教来诱使黑人忍受奴役。由此产生的圣歌确有一些是向上帝呼救的哀号，具有怨而不怒的缺点。

四

美国是一个经历过两次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国家。本书第三部分“兵士歌谣”即是以这两次革命战争为起点的。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宗主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1)是进步的正义战争，产生了千首以上的反英歌谣。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曾经广泛流传的、被称为美国非正式国歌的《扬基笨蛋》，它本是英国军官所作，用来嘲笑初战失利的美军的。当1775年美军在朋克山反败为胜后就拿过这支歌来予以改编以讽刺英军的胆小怕死了。著名歌谣《内森·黑尔》描写一个美军上尉深入敌后英勇牺牲的事迹，他在就义前的豪言壮语，“我感到遗憾，只能为祖国贡献一次生命”，是很动人的。

美国内战(1861—65)时期，南北两方都运用了歌谣这个武器，可以说是在歌谣界也打了一场内战。南军的创作是维护蓄奴制的，我们撇开不论；北军的歌谣则具有进步的内容。《又来了三十万人马》和《共和国战歌》都是鼓舞北军的著名作品。前者描写了美国人民响应林肯总统的号召，再一次把三十万名志愿军送上前线的壮烈场面，后者借用上

帝的名义，号召北军勇敢战斗。

由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革命的、正义的战争，那时的美国人民写出了雄壮的革命的歌谣。这与十九世纪末期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军不断对外侵略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而这种差异在后来的兵士歌谣中也有鲜明的反映。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使美国现代士兵不再能唱出过去那种威武雄壮，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现在他们唱的尽是讽刺军官腐败、嘲笑优势破产、哀叹军中生活痛苦的歌谣了。再也听不到“白昼已尽向前进，紧紧跟随华盛顿”那样热情昂扬的进行曲，听到的却是一片咒骂声了。五十年代美军侵略朝鲜，正当美国当局狂吹自己所谓“空中优势”之际，一个空军驾驶员却唱出了截然相反的赞扬中朝人民所驾驶的米格十五号的歌曲《好飞船》。

美国兵士歌谣在思想上的一个弱点，是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缺乏正确的理解。它们把战争的胜利归之于莫须有的天主或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将军，而完全无视人民的力量。这显然是唯心史观的反映。这些歌谣大都作于行军作战的间隙，有的艺术上比较粗糙，但也另有一种率直豪放的特色。

五

美国建国以后将近一百五十年间，大举向西部拓殖，这个规模巨大的移民运动是一个加速农业资本主义化，关系

到西部的农民、牧民、黑人和印第安人生存的重要事件。缺乏土地和失去工作的劳动人民大批向西进发，目的是想占有土地使自己从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他们没有料到缺少资金和工具的贫苦农民根本无力与资本主义农场主竞争，结果弄得倾家荡产，有的被迫返回东部，有的呆下去沦为雇农。这在《政府给我的份地》等歌谣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就是那农民》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民党运动中产生的一支著名歌谣。它指出是农民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大家，而农民却受尽银行家、商人、讼师、典主和中间人的盘剥，只能靠借贷典卖过活。

美国西部的牛仔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许多歌谣表明，与商业电影中所表现的牛仔形象不同，他们并非是只会制造惊险浪漫故事的亡命徒。他们对现实社会怀有很大的不满，对剥削他们的牧主也是敢于斗争的。自南部圣东尼奥进入西北部蒙大拿州长达千余英里的契斯霍尔姆古道是运送牛群的要道，牧童一面驱牛前进，一面编歌来唱，历来有“一里古道一曲歌”之称。以这条古道为名的一支歌谣描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牧童的生活，极为真实，可以看作牛仔史诗来读。

劳动人民的优美情操和幽默风趣也有多方面的表现。《老布罗》抒写一个猎人悼念老狼犬的深情；《老头儿求婚》嘲弄一个妄想染指年轻姑娘的老财主，写得尖锐而有趣；在肯塔基山区流传的情歌《我的好老头子》表现出一对老夫妇间的真挚感情，质朴而又幽默。一个老婆婆和她老伴说

了一通打趣话以后，问他死后愿意埋在哪里。老头回答：“就埋锅台基角上”。老婆子说，“不怕烟灰呛死你？”，回答是：“呛死也不管，只要挨着你，萨尔。”这首歌谣采用对话体，不用韵，并以道白作为每段的结束，是别开生面的。

农民歌谣讲的都是日常生活，有浓厚的人情味，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这是它的特色。但有些作品也暴露出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情绪，他们幻想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显出逃避斗争的倾向。

六

美国独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美国无产阶级也就此诞生。在此以前，美国的手工业工人已创作过不少反映工人疾苦、要求民主权利的歌谣，但那只是开端，工人歌谣的主流是现代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高涨起来以后才形成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开始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工厂。由于美国的特殊条件（外国移民工人数量甚多，西部一度有“自由土地”可供工人移居等等），1848年以前美国工人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成分。到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才告形成。

工人为了和资本作战，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第一个职工会的全国协会，进行了罢工斗争。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

特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进行斗争，要求缩短工时和享受选举权等等，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早期的工人歌谣也就反映出这些特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杰出的革命家约瑟夫·魏德迈耶于1851年到达美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组织无产阶级同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到八十年代，工人运动进入了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新阶段。从1886年5月1日开始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889年第二国际正式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本书所选的《八小时之歌》就是这场斗争中出现的著名歌谣。作于1893年的《现代传教热》讽刺帝国主义者用传教的幌子侵略他国的罪行，相当尖锐泼辣。歌谣把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揭露无遗：福音书和机关枪的兼施并用；一面宣讲十诫，一面用甜酒、麻疹来毒害人们；一面进行关于原罪的说教，一面屠杀人民、吞并土地，以及最后用造谣惑众，制造分裂，挑起内战的勾当来实现侵略阴谋。这种揭露，入骨三分，是其它歌谣中少见的，艺术上也比较成功。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国工人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广大工人奋起战斗。1905—17年间是工运最高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促使工人歌谣走向一个高潮，把美国歌谣的思想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指出了阶级剥削的本质，提出了推翻资本统治的号召。一首题

为《把老板从背上摔掉》的歌谣表现了工人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两种流民》把失业流浪的工人和游来荡去的财主相比，尖锐地指明有了坐丝绒椅的流民就必然产生坐货车挂斗到四方流浪的流民，只有消灭前者才能消除后者。歌谣说理清楚，令人信服。

这个时期的工人歌谣多数是罢工运动中的群众歌曲。这样，就扩大了关于歌谣的概念，丰富了歌谣的内容和表现形式。1915年坎那华县煤矿工人罢工期间，优秀的工人作者雷尔夫·恰普林所作的《团结到底》广泛传唱，被称为工人运动之歌。

除了直接为罢工斗争服务的歌曲以外，美国工人还创作了颂扬国际工人大团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支援黑人正义斗争，反对德意法西斯主义，反对核威胁和环境污染，抨击工贼、政客、厂主、教士的种种歌谣。乔·希尔的名作《工贼凯赛·琼斯》嘲笑一个破坏罢工的火车司机，曾经传遍各地。比起其它四组歌谣来，工人歌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视野最广阔，揭发最深刻，艺术手法也最多样化。

在工人运动和歌谣创作的结合中，一批优秀的有名有姓的工人诗人和民歌手涌现了出来，这也是过去歌谣界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乔·希尔(1882—1915)是著名的工会组织家和诗人。他原籍瑞典，长期当流动工人，1901年到达美国后积极参加组织工人的活动，1914年被诬陷入狱，1915年11月9日惨遭杀害。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

《流浪者》，《工贼凯赛·琼斯》等。雷尔夫·恰普林(1887—1961)也是一位优秀的工会工作者和诗人，著有诗集《等枝叶长出来》(1917)及《监狱和阴影》(1919)，肯塔基州著名的工人运动组织家毛莱·杰克逊，四岁开始作歌，到1953年她七十三岁时，已创作了二百多首歌曲，《柯曼矿上苦日子》和《我是工会女会员》都是她的成功作品。被群众称为“当代最优秀的歌谣作家”，“声音粗犷的荷马”的伍台·古斯瑞(1912—67)创作歌谣千首以上，其中一百四十余首是抗议社会不平的，《咒诅希特勒》和《工会姑娘》等都是有过广泛影响的作品。包勃·迭兰则是六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歌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就在空中飘》反映出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

现代工人作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接受了美英两国进步诗歌的影响，所作歌谣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多变化，表现能力也比较丰富。例如，一层进一层，一步深一步的有变化的副歌就是工人歌谣的一种贡献。旧歌谣的副歌一般只是重复，间或有个别字句的变动，大体上趋于雷同，而工人歌谣中的副歌则多有变化。和工人歌谣战斗的思想内容相一致的歌词的雄劲有力，也非其它歌谣所及。有些作品把叙述故事、抒发感情和刻画人物三种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原以单纯见长的歌谣的表现能力，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工人歌谣基本上是美国工人运动的产物，它的一部分作品势必反映美国工人运动的种种弱点，例如白劳德的修正主义，黄色工会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的